

集部

九華集卷六

宋 員興宗 撰

奏議

請侍讀疏

臣嘗謂論道三公之職分也不得其人則虚其職是以三公無官後世備論思之學稽論道之意獨講筵之官似之傅說戒高宗曰王人求多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欲勉其君執古誼以御今世其人雖商之

大臣其詞則講筵之體也恭惟我祖宗神后式嚴是選自從臣而擇有望自初見而至畢講既命之坐又賜之宴其意以為尊經樂誼不如是則善敗之鑒細大之事將有壅於上聞者矣則是可急也以九重之深上司萬事之柄衆職之微有不敢行有不得言獨宰相可以輔行臺諫可以輔言不幸而言之未至行之未及其從容暇豫之際意旨畢陳幽隱畢達天下不於講讀者望之將誰望乎昔李淑侍讀仁宗嘗言曰觀唐室名見近侍

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政事耳在我眞宗時則有若馮元賜坐已竟亦多詢問蓋宸居祕邃深防聞聽之壅也淑之言非惟識祖宗之意亦得數開講筵之意眞知侍臣體哉厥後歷聖相紹風流相形美政事多自講筵發之而司馬光呂公著蘇軾之流以此名一時而耀後世則又講筵德誼之老也可無念哉陛下天資睿智動法祖宗前後建置講讀之官誼至篤也然臣尚恐侍臣循循一本舊習正先

儒所謂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如此彌歲所益幾何是不可以不宿戒也況今天下大務可達者甚衆陛下所恃者民也今談利之士巧飾百端指無為有是顧身而不顧民陛下所扞國者軍也今將領之人大率肆欺是顧家而不顧士陛下所恃為俗者士也今衣冠雜襲避礙一律是好諛而不好直至使上薄陰陽乖戾之積連雨併晦陛下振發威厲既流賊墨之將旋竄祕賂之子海內且稱快矣夫以聖主抉微察蠹其勤類此執經入侍

者其忍嘿嘿負之然臣聞近已得旨自今月乙亥開局
除隻日休暇旦望之外前界大禮講日無幾臣願後殿
說書之日權住諸司引對小事如景祐之詔可乎仍諭
講官須得一經之中擇帝王欲知之事明令日鑒戒之
之體如咸平景德之際可乎凡求經意之先後在權政
體之緩急臣願如先儒康定之疏既讀寶訓先解防邊
要務之類可乎若其他又量令晨日番令直宿情愈通
則義愈至不拘忌諱用表憂勤此又希世之奇事也賤

臣其敢必哉或謂臣言國家張講讀之席止應故事耳彼儒者之言使人拘而多畏礙而不通漢高帝所謂為天下安用腐儒者也臣謂不然天下之所腐儒者非特聖主惡之雖臣等亦惡之也今郡文學州博士項背纍纍況議惑疏秉筆相輝者是已國家念與為治陛下豈少此等哉若夫更擇通儒一二鋪張仁義之治統臣謂雖百世不可易也孰與左右便嬖之言出於愚誣者乎昔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倫笑曰徵儒生也言安足用

其後徵言果皆施行唐是以有貞觀之治太宗曰此徵勸朕行仁義也惜乎不令封倫見也然則通儒之所謂仁義竟何尤乎陛下舉念欲步武唐太宗臣願參稽以此則聖益聖明益明矣況六經決非虛器文武決非異道廣問決非否隔帝學決非小用敷求聖治於此在矣臣言狂僭不勝懇懇納忠之至

風俗議

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寬然無所不愛彼無所不愛則

宜其無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羣方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性或淫而傾情或暴而放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安於禮也雍容和易而安於樂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有道於此驅天下之人潛納於其中銷其冥頑之資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温厚由於禮樂而歸於信義雖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時

朝廷鄉黨閨門之間雍雍穆穆其訓則五常六學其分則士農工商其衣則黼黻文章其食則籩豆簠簋其治則井田五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其宴飲則鄉射齒德之分其野祭大蜡則有歌鼓之節朝會相御之禮一揖之為安而三揖之為尚再拜之為簡而百拜之為尚是其上下紓徐不迫之態形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為難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勞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不知禹湯之君惠顧元元其導之深習之熟禮

樂信義便民而無蹈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以為治周孔之所以為言而當時所以為俗歟及秦之興暴而不親刻而不舒非笑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牆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廹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冲和容與之態悲夫秦世輕為天下而壞風俗者乃至於此哉漢室之興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為治也遂欲振之以安謐示之以不競其後縉紳喑喑和附氣益不振故始變為阿諛之俗東京之

士懲前世之禍起於柔懦而不振也中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再變而為矯亢之俗矯亢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三國之惑亂三國惑亂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兩晉之虛無其後則愈激而愈變俗愈流訛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觧凋弛陶染忠厚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聖言日出足以聳動天下此亦三代先敎後懲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尤所加意比採羣臣之言

戒奔競去苟且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德肩三代道並祖宗信其無憾也然臣竊窺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且如巨藩劇邑克民大姦豪斷鄉曲挾持官吏州縣恐慴則弭首而奉之横欺小民長其頑嚚此一俗也姦人誦法如誦詩書以教唆為養生以鼓鬬為樂事良民怯畏蓋亦坐是此又一俗也士人以干擾郡縣為資生官吏以販貨道路為得計漸廢廉恥不知紀極不知聖

哲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糜金之工肩摩不息暗銷之匠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夸尚相仍權量出入大小盡變巧詐敢爾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尚未盡革而川峽為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民俗士風久在聖度凡臣所未議者聖明已先行之惟此毫末決自聖志即賜禁戒此猶順坂走丸也其又何難之有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

議虛額疏

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四川折估是也蓋常法則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久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虛額為四川宿弊之說蓋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謀開常言鹽酒為四川之利因民所産定為官課郡縣之間鹽戶酒戶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其設法之始均科於

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雖川陝多事一跬步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產浩繁亦有以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蹙蓋其筋力足為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漸廢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鹽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酤賣有時而微難望其畢敷也譬如華顛癃老之人復欲

責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果能勝乎臣見近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惟出的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笞箠彼知為已取民以逃責不知為朝廷追責以愛民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户酒户貧乏可念或有户竄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鄰里承煎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儹撥而前後皆貧或委吏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漟淘而仍增新額陵逼萬狀其弊無他有司務趁折估知取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

最甚者驅催不足累歲闕陷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在錢則從何而可追蜀之有司日移一令月行一牒多許所欠州軍通融補撥舊欠然諸州官緡各有定額臣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補撥者以何物色有司心固知其不可但昧心而力行之爾賴陛下至明至哲照見廣遠遍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虛額西民聞之式歌且舞此聖主欲割費便民大除宿蠹之秋也然賤臣尚恐蜀之有司猶暗大體簡忽詔旨

雖令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蠲減之利臣愚伏望陛下特命中朝剛果開亮之臣外稽軍實遍約吏貴別總四川實支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估可以議減虛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實收之數不及實支之數是以難議臣請得以難之蓋四川諸處未嘗無濫費特患未節爾有如諸司送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千緡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贓罰輙入公庫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沒田產郡縣關額職田大郡

中郡歲月亦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曷若減此不急之用而補虛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補實支之闕補雖未盡亦少濟矣萬一朝廷續有給降四川錢引尤大惠也况陛下既得剛果之臣體訪浮費削去冗目又稽軍實何慮虛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三百萬之數并乞分令成都等路州縣從其年至其年並與鹽酒户各減實數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逐户均減名下所欠不致諸司州縣臨時

欺隱依舊含糊有分俵催科之弊也兼乞令蜀中逐處州縣各納實收實支之數於戶部四川總所又併納焉其諸司自今復有苛刻於實收外增加取民者請論如法若困敗州縣自紹興之初雖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日漸不敷者亦乞量與捐減如是則事出朝廷恩洽四遠矣

議冗員疏

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

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於
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
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
之相形小大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
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
愈高則其用愈遠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
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
唐之末風俗寖流廉恥墮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

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鶩
鴈填咽滿前因資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
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頓甚百官泛
濫有試銜有設官有兼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仕法
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名又用以
雜科流外與夫自薦鬻爵之名縱横錯雜入流如是其
不清也彼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
知銓掌課一旦欲去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為也而况隋

唐拘拘不變者乎恭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
海内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為急不以除
授為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
四百人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
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以前選士一歲
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為萬世
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羣臣嚴束百辟一有駑
緩不職之吏投閒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

吏蠹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人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畧稽仲淹之節任子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

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踈願啟封閲名兼採聲
實約今歳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
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畧稽李淑聲
實之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宂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
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雜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
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
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畧行蘇軾量取之說
軾之言行則三宂去矣凡是三宂皆吏道之大宂也今

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内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况陛下天稟聖智倍萬於太宗者乎願陛下一加採擇則海内之至幸也陛下遹者已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銓吏奸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据摭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渠日月

冀也

九華集卷七

宋 員興宗 撰

奏議

議功賞疏

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人者任私不任法蓋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且視此為屈伸矣三代之初因人之功罪以為黜陟當賞而賞當

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為周躬履天下之籍有未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擊而心化武王之於功賞何至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也是以賞之所在以為則成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羣功不報臣恐武王無暇垂拱爾此所以經營曲當示天下牢固不拔之具歷世三十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傳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

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之威福兩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真材實用如雷有終在蜀尚給功帖七千逮至仁宗皇帝遵而行之若賜曹利用則有據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有空名宣劄之補天下之士皆悉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可以氣使殆可以名劫也今陛下天錫勇智之資又傑立於至治之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功為最邇者命有司分為三等凡諸處保明歸義立功

將士量功給還其資臣覯聖明威令超卓智者思效其謀勇者樂致其力縱橫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遇也臣愚尚恐邊遠之地軍吏出入未盡依得朝廷元降賞罰之格萬一有淹遲倖之人寃抑無告之士乞叅以熙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陜西宣撫司申諸路將士未依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叙之人令主將對衆叙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

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為人移易者為人抑壓者許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冤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措顧即定矣臣覩近來陜西死事之卒主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顧纖末死事未滿旬日有先閤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訴者彼有司但識㪷斛之積為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舊禁凡死事之家至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

許家之壯丁或家之至親一名填刺亦庶乎知朝廷德意寛大也

議國馬疏

臣聞周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邊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由而不至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為有餘矣蓋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遂大葺治每歲遣使多方命官太宗皇帝興國之

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人至蒭藁亦近七十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餘頃檢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雖周之初設養校之官多牧庾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豐德大業隨與指顧應時寧一如川秦牧事尤切加意務選清强之吏遠以莅之此乃國政總核之實也臣因蜀人曾吏牧司市馬西方躬見其事敢為陛下言之蓋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陝西

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叙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内陝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四有錦有茶又有紬絹陝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濟是宜良駟來者接踵然招誘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馬中一旦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時時稱提自重其

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自蜀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鋪兵沿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置門户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儈也假如良馬一駟直一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貫門户之人及本務吏胥之徒四分取一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賣引所市絲織錦分支機户及其市錦分科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價

多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户有無相通暗相資取錦物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買不職以病為壯以短為長以齒多為齒弱如黎雅等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遇送綱不乘不騎道死相望況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孚照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儈舖兵之類一復犯此乞罪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

之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且欲更張從夔路水運小
臣未知信否也其大利害小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如
龍地行莫如馬今欲水行似違其性也昔歐陽修嘗言
蜀中珍貨貢物多不出三峽蓋峽水春夏湍悍有什溺
之憂惟麤惡之物則徑從三峽人亦多視為棄物也馬
政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為棄物乎或者謂國家近時
輕齎綱運尚從此路不知綱運或擔或囊盤灘避險臨
時般出措置非一經從鳥道亦似無害羣馬之來其積

如山固不可由犖确之徑灘險又終可保乎又夔路深山最為窮薄錢糧藁草未易常足驛廐皂棧未易創置兵人牧卒遇小州縣未免騷擾恐約束未定慮在歲月之後也小臣無知竊以為荆襄之路未有大害未易更易臣願朝廷紬繹而察之臣愚知貢誠天闕因言川秦市馬五病其終敢輙及此惟陛下裁赦

議征稅疏

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

姦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訛吏姦令之未必從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一有不行行之必易為力也以姦吏而奉至繁之法終歳欲行行之亦難為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易通流而國易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

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稅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關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略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意科目繁多漸成横斂故有稅算緡稅雜物稅間架稅

六畜之類見於前記以為世戒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常凡為國苛賦横税尋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為一定至天聖中有司以乏用請税緡錢仁宗皇帝謂泉貨之利欲流天下令輒税之可乎則祖宗之於民税不特常慮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行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今日郡縣税務多與州府通同尚皆不遵憲度自為一

已而與物不為朝廷而變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湖三峽皆邊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物之六弊所至也三峽荆湖所過稅務不問南客貨物之多少輙欲加等重稅斂攤逋負此一弊也沿道千里武夫小吏以為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喝謂之花喝南客辨爭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月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

客類至專欄預行貲覔多得則税輕少得則税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四獘也監專有私取之數異乎赤歷之數僻鎮外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獘也在州則知州以税務為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税務為肘腋百色呼須暗行賠填是致税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獘也夫此六獘之不去則税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遞差清強官

兼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曾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覔及輙以弓箭恐嚇商旅者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少為多以輕為重被客人首告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度聖量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

議守令疏

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

於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教施為措置皆足以繫一方之利害外邑即古之附城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貫職任不淺守令其何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為急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刺史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取其法類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

而後進旣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爲長漸用則以爲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蒙其化是則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守之輕重臣甞反覆窺兩漢之册不見其輙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寖薄矣齊民寖受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乘肥衣輕之餘遊宦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將吏者多以泛泛奔走之勞十數年之後求試邊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旣異於古進之之途又多

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别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制此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聽覽明備天下之吏舉無不矚而况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邇者凡守臣過闕廷陛下必察其辯智以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守乃三代命侯之意兩漢不足進於陛下之前矣然臣竊覸今者州縣守令未盡仰認徳意勵已修飾此則諸路銓格之病也葢銓司及諸路務拘一定之制凡

知縣兩任例闕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吏以資而授其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昏懦不職之徒養資以苟延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於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闇不得人多僕役其境內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為虛文或以苛斂為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

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苞苴而緩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者鰥寡有不恤者是固先儒之患矣仰賴陛下深察此弊逼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内知縣或有癃病老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贓暴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囂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勸其實而郡縣庶幾畢理也蓋

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闕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曾佐其州建明其事曾佐其官能去其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為事若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少

而見功多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比嘗召擢能吏矣聖意廣遠自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合有幾邑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

不至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尋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聖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

議節財疏

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斯民者也民者蒙君之愛養而

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復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君率多節已以愛人故人常有餘隋唐之世率多取人而徇已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獘法之獘亦由乎用物少節之獘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無為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說也臣請舉小以喻大今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稅之額上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為令者必先示以閒暇預計所入之豐約以

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為租幾何為緡幾何每月合趁辦者是何色額合裨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緡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手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為出之說也若夫不善為令則造端散亂當後而先當先而後所斂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治事亦隨闕然則天下之財果在乎預計之節出之所謂驟取而濟用不若謹用而緩取之為易也多費以臨民不若愛民而費省之為

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清而革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惟陛下即位至今道肩三代始則罷四方羨餘之入又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羣臣莫不有節塗金飾翠莫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旅之後州縣一歲之入纔供一歲之用未暇乎三歲之積也吳蜀之產各供吳蜀之用未能為江淮之助也豈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令逐路求省費用講究實有可革弊事聞奏無事文具諸路終未

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默默也臣於前二議嘗指陳州縣廂軍之冗及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者若州縣員闕合有擲節去處自今乞為量置如一路兩轉運添差鈐轄之類是也吏俸歲入千緡上下減百吏則與時歲減百萬緡矣此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有虛為請給者廂軍羸幼不堪衆役有濫為請受者與時兩項並覈其實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不致他慮矣若以二萬為數他日一兵歲減百千一年即減二百

萬緡矣此二利也吏既有俸又有職田之入聞朝廷大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江淮禁銅鐵越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淮上有司宜盡力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願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堯禹約已於其上有司遵法數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覯太祖太宗之初南得荆楚東得并潞其費百出所以優贍不乏者竊

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先儒范鎮嘗言於仁宗曰天下大計宜常較出入常定經制願詔大臣使具太祖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十分為率以幾分給兵吏幾分給郊廟幾分備水旱為之十年則可以致治矣凡鎮之說即臣量入為出之說也伏望陛下不以蟣虱小臣之言特賜聖鑒使臣前項所述四利

稍見記録雖然爝火居日月之旁爝火為不明庸言陳聖哲之前庸言為不智陛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說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是以列此也

議軍實疏

臣聞天下之慮不在於軍而在軍實之不練軍實之不練猶無軍也練之不精猶不練也不練不精有司乃憂軍冗而欲去是卻行而欲前也三代之初兵本於農農出為兵以農之有常數故兵之有常人一家各備一卒

之用其有老者有疾者有單丁而無告者皆不役於軍及其有事官非役指衆之家即役少壯之士其勢截然如頭如足如臂之相衛開闔進退無不在我國未嘗養無用之卒故卒甚精庫未嘗出泛濫之費故費甚省此三代之際所以綱紀四方百守而百全者率用此道也及管子治齊始變周制使都邑異鄉使兵民異處國中之士為兵故兵不與農鄙野之民為農故農不知役管子之慮至此僅能謀齊而已甚非先王之故也然當是

時合齊國之士軌連鄉長之法一軍不過一萬三萬即為全軍桓公用此以高步列國使諸侯弭耳聽令者猶以齊之軍實教之不繁而擇之不冗也秦漢之後事大變異矣兵卒皆以募効用致官居有營伍之制動有尺籍之拘最後又有黥墨之記彼一市其身於縣官雖老雖單丁皆終身而不得去若有司一旦欲去之有司為少恩矣昔者嘗聞之先儒曰兵自二十已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勇鋭犯堅不過二十餘年若廩之終身

則是一卒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推之則養兵十萬五萬可去矣屯兵十年則五年為無益之費矣誠哉是言也臣觀秦漢以來兵冗而墮者常危兵練而精者常安如王尋役百萬於昆陽苻堅役百萬於淝水袁紹役四十萬於官渡哥舒翰役十數萬於潼關彼其中安能無老弱錯雜之卒又臨以好戰之將使斯民無罪而就死地者無怪也殊不知威武本助文德聖人使紀律常嚴賞罰常信則人人皆賁育矣雖休息已足張其

軍威何至於多且冗也恭惟我太祖皇帝櫛風沐雨既定禍難四方乂安取斯民而撫摩之天下備禦之卒不過三十餘萬郭進李謙溥之徒屯戍一方多者五千少者三千而已及太宗真宗皇帝軍額稍舒亦不過四十餘萬仁宗皇帝之時屯戍西方范仲淹歐陽修之徒已有減汰之說矣皇祐中文彥博一言減保捷軍凡三萬五千歲省二百四十餘萬此皆祖宗之成憲也今陛下天聰天明法則祖宗常以招募精勇外謹屯戍為居安

慮危之備以勵諸將徳至渥也邇者令將帥拾填務閲精鋭頒甲様製務令備具精緻統紀文徳之助蓋已肩於三代矣然臣竊慮逐路諸將循例畏謗冗散未去精勇未填此不可不深為之謀也臣覩軍興以來諸軍寄名挂字身居市井實不至軍其額尚存臣不知其幾人也闕額未填旋有亡者又有逃者軍吏未行刋落主將亦多猶豫或半匿而不申或時申而未盡臣又不知其幾人也老者病者請給之法自當減半今則庇覆涵亂

終身廪之其無歸者官自當給其願歸者亦不得去至於老死妨占軍額臣又不知其幾人也如是三冗悠悠皆有可慮諸將軍實豈能得其實乎假使一軍三萬每一萬五千人若實數冗病死逃者一千人三萬則為冗者二千人矣推諸路言之若有十八軍則共為老弱等二萬人矣一兵歲費百千一歲則為二百萬緡矣其間實有願歸者軍吏畧與賙給亦非傷恩者也况陛下身同堯舜節用勤身諸軍必不容暗冗之病臣甞走邊為

吏具得所見悉其如此不敢誣也臣愚伏望戒勵諸軍敢有竄匿私名以亂軍實一切禁之軍若有逃亡軍吏不即刊落其私入者今後並許陳首與捐其罪不首則朝廷自有明法諸軍老病衰弱退有所依願為民者亦宜聽許若無依倚則方給半分錢糧上不失恩下不失所此則兵之三冗可以漸去也臣又觀四川等處廂軍至濫夫廂軍者有事則可以備禁軍之闕其可太濫乎今諸處多刺孱弱或刺羸病一家或至三卒或至二

卒止為州郡威儀而已間有無狀之吏終歲私役那借則謂之差出之卒逐月納工匠事藝終身避免則謂之事藝之卒朝廷置兵本以衛民今之蜀中乃以蠹民患至深切君門萬里何從知之此賤臣敢為陛下申言之也臣今併望嚴賜聖旨如四川等處廂軍年十五以下强增歲月或羸或病以欺州郡自合並許州郡精加檢察然後入籍諸司諸州軍以事藝工匠為名吏或受取並乞以贓論如是則天下之吏不敢自私天下之兵不

見冗濫各為徇公固本之計濟世之急務臣未見有過於此也

九華集卷八

宋 員興宗 撰

表

賀太上皇禪位表

儲神淵黙頥黄屋之非心牧巳讓虚畀青宫而嗣徳慶關宗社歡動臣民中賀伏以振古獨高二帝為大有唐共述三宗最賢然猶遜位於垂耄之年亦見推功於多難之際聖賢襲迹今古一途未有再造四方巳布惟清

之化中興三紀備恢經遠之謀忽息機於百慮之先旋
脱屣於萬幾之外推天神筴垂世成規實祖宗有以相
之雖堯舜何以至此恭惟太上皇帝道參化育識照機
微久矣旋乾轉坤抱神欲静超然收視返聽與天為徒
獨淵謀無紳芴之干故至斷不著龜而決特興感節益
壯丕圖而臣其遠導恩言久塵法從覩昌期而自慶賛
夏美而無階神人無功道自貽於簡册大德必壽年有
永於岡陵

代賀皇上即位表

體乾之造膺景運以嗣興如日之升融至仁而畢照鴻稱久正海寓交歡中賀伏以考古驗今惟聖作則本祖宗之家法下陋漢唐敦父子之至情自為堯舜禮極清寧之際民歸静一之中曠世莫聞惟天有相恭惟皇帝陛下外昭信順内奮英明昔青宫屢廣於仁聲蓋黔首常蒙其陰賜果符秘篆肅紹洪基大横庚庚九廟巳光於龜兆休期復復兩河將入於輿圖臣某久綴從班遠

分使指揆千歲之統今幸見於隆平奉萬年之觴尚阻
陪於下列

擬虞丞相謝轉官表

右臣言伏蒙聖慈以會要成書宣麻進臣官秩已具辭
免不允者遵聖制以定羣心既昭大訓貪天功以為已
力恐累公朝退度義以未安雖成命而宜改僣踰斯甚
慙負敢勝伏念臣出自寒鄉用緣末技頗輔贊彌縫之
久曠豈討論潤色之可能念天下本在朝廷宜守爾典

況當今務行故事敢蹈匪彝編摩分命於羣工緒正實資於帝力雍容垂裕俯仰成書士方誦説以欣愉世亦驚嗟其神速豈期膚學首玷寵光雖悉上送官獲終寅奉而因人成事其敢言勞願收增秩之榮以對揚廷之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至鑒深察備官庶無過予之嫌俾遂少安之請雖爲國立經陳紀之故多聚此書然使臣量力度德而行敢蒙大造臣之願也天實圖之

擬丞相轉官表

臣伏奉制命除其官仍斷來章者樞要之司任極榮於西府桑榆之晚俾收效於東隅雖曰久遷要為非據中謝竊以昔我高后無競維人凡參基命宥密之間必取宏大靖重之器建隆而後惟曹彬趙普之元勲慶歷已來有杜衍韓琦之故事是壯猷之元老故國人皆曰賢主素信則功易成徳有餘而民自定用之云久聲譙與偕況今當責實之朝固難以徇人而授而臣本寒素累冒寵榮雖常力報君父之知每退自惥才力之淺昔參

機政愧無絲髮之微勞頻致怨憎遂覧風濤之可畏積憂以去為幸則多豈期申命於九天復使聮輝於兩地超踰更甚報塞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在急賢人非求備以國本根之為慮故時簪履之不遺謂臣奔走驅馳勞亦甚久憐臣造次顛沛心實無邪猥下優恩致兹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課不能無知名無勇功敢紹芳於前哲不泄邇不忘遠期黙贊於神謨

策問

擬南省策問一道

問商之學號瞽宗學之中誰云樂之不必窮有司於樂疑諸君其析之考韶器益稷備音獨不見土竟何謂耶之章祀成湯金石竹草奚四音之是揚也周有瞽合乎祖金絲匏土奚四音之不舉也周之祭不用商或曰祭也尚柔商也剛不幾乎聲之虧一乎宮有變宮徵有變徵或曰武王伐紂也律如是不幾乎聲之衍二乎金石以重尚細聲瓦絲尚大以其輕匏竹草木無所尚焉得

平磬以泗濵簫以嶧琴瑟以雲和以龍門以空桑貴産

也音何如其為良女媧之笙簧叔之磬垂之鐘曾用之

以其人之制也工工也與安考諸夏有九成廷堅治之

商有九韶伊摯制之周有九夏文公第之或曰其夏濩

武之别名也或曰樂歌章云爾則未知其孰是師乙論

遺聲也五帝安知其商是三代安知其齊是八百之所

制傳書者何考焉八能之所作釋禮者奚取旃曰燕曰

縵曰散曰愷曰夷周所作秦漢而下沿之更之音奚若

也鍾夔而律黃命倫律夔而準漢君明準夔而通梁之武三者和聲將安取漢初制氏紀鏗鏘杜氏在魏古雅昌荀公新律阮公妙達俱在晉祖君張君旋宮調鍾皆在唐合羣才而方州鴝子野之徒與非與今日郊焉奏廟焉作而抑而揚而清而濁顧稽英莖以來而商榷幸勿謝曰我所達者樂之化我所道者樂之常斯末也盍扣雲門生二舞郎也

南試策問一道

問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政政也者有善敗焉者也有得失焉者也得失善敗見乎迹而志乎言言也志於是世也稽於是夫然之謂史史弗良於言弗得於史也史乎史乎其容有病焉者乎大道不伸不自孔氏諸子秉非其筆矣甚非春秋之故也政以是晦史以是難幸也漢氏之興遷固躬焉知而好之好而述之世掌斯事本本元元其心庶幾哉其法欲有以自見也然而譏者評者謂之牴牾謂之剽易謂之進姦雄謂之賤死節謂之

易編年而病聖法諸儒之譏固也亦猶固之譏遷也不有斥焉則有疑焉孰是人斯博極斯至猶然而斯戾也下於二子若暀也壽也才之不遷而學之不固也其誰能任之嘻其甚矣史之難也至於晉宋齊梁後魏後周有隋有唐之書誕謾顛倒載筆至此非史實亡人亡之也為其甚則日流以訛併與述作之體而亡之吾嘗千載研覈為之盡心焉適生云死適死云生其事臧其人吉而敢以戾書其事戾其人不肖而敢以善書書於紀

則傳不見見於傳則紀不知人其人未必其事也志其事未必其人也有若崖鐫冡刻之詞有若稗官諧志荒忽怪徼之論斯亦可以削之矣而亦不削也故因誣而誣則誣益甚因惑益惑則惑不解至於日月也山川也姓氏也風俗之變也俄而自志則俄而自叛矣如此而史何史之與有嘻其甚矣史之衰也史衰且難此其十數至其他詭聖傷道則又百之矣是不可不詳其故也豈遷固典定本有先撥而枝葉自害與不然晉隋以次

諸史寖微寖壞何為安受其燼何亦莫之草也唐劉子曰有學無才無識不可為史先儒曾子曰有明道之志然後可以任史也彼遷固於此誼或未有合果盡合矣乎其卒不合者凡幾合而異乎後史者幾何晉宋諸子譊然荒惑矣萬有合此者乎無也是又不可不詳其故也雖然日月出而爝火熄王猷著而萬目覩彼衆史之此言也久將一變也聖有作焉新之矣於是為盛恭惟邇者宸訓丁寧畢三朝奕葉之册進太上緝熈之典文

武神聖無前之蹟皆聚此書矣帝王之美煌煌充滿所謂天地莫量也諸史何等可望諸儒何等可窺乎彼晉隋流蕩佞史頻頻濁亂統紀如前所云者二三子盡亦鑑於彼而頌於此是乃揚巨麗而章至尊也兹事體大豈惟動流億年抑亦嗣三典踵墳索使難者易衰者興於是乎在也其無隱

擬策問二道

問民之事莫先於農禮之經莫重於祭昔之先王親於

南郊躬帝籍以為民先以事天地神祇以供粢盛醴酪勸力穡而敦本業葢此道素行也自周宣不籍千畒而先王之典制不復見其髣髴宋興以來聖聖相承明道中嘗行是禮矣然籍於東郊神位未正神考明睿果斷徙於國南規模宏遠然未遑三推之禮睿聖嗣興紹述先猷劭農之意形於詔旨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禮詳樂備莫盛於斯時籍於千畒遂詔禮局議其制度矣則夫土膏興動之時協風將至之候冕而朱紘之禮秉耒一

撥之制莫不備講將新一代之盛典丕揚烈聖之宏休
矣制度文采考古而宜於今者請試陳之
問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自諸侯卿大夫而下其數相
降以兩是以天子之七人固嘗在列矣然諸侯之有國
卿大夫之有家諍臣言未之聞焉況父有諍子士有諍
友者乎豈夫子徒垂之空言與抑有國家者置之而不
講與何以未聞也然則諸侯之諍臣與夫士之諍友父
之諍子其施設如何必班班然見於傳其精忠義氣應

有可言者願聞之

策彭州學生私試一道

問太平之治非一日而致太平之功非一日而成以詩考之言太平者五稱太平之君子者二厥道何由宋興以來聰明齊聖之君六七作夫聖神在御繼志述事治具畢張天下安於覆盂敵人畏威而遠遁澤臻草木鳥獸魚鱉咸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茲非太平之時與世治而禮詳功成而樂備搢紳先生之薦頌扶

杖黄髪之獻言登禮中嶽泥金泰山兹非太平之㑹與
然則太平之驗如此而古之人且曰太平無象何也願
聞國家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古之人所謂無象之説
詳著於篇將以考覽

策問二道

問史有十類曰偏記曰小録曰逸事曰瑣言曰羣書曰
家史曰别傳曰雜記曰紀書曰都邑簿如山陽公之記
蒯氏之隽永姚公後畧陸賈新語此偏記者也蕭氏懐

舊志盧子知巳傳戴逵竹林之書漢末英雄之記此小
録者也顧協之瑣語謝綽之拾遺和嶠之紀年葛洪之
雜記此所以竄夫逸事而勿敢逸者也世説説晉臣之
世也林衆也謂之語林記衆語也藪聚也謂之談藪此
瑣言之可尚而不敢遺者也其次為羣書不徒目也紀
益部曰益部耆舊紀汝南曰汝南先賢紀會稽曰會稽
非故私之也亦不忘本也其次為家史譜其家者也楊
雄之家牒商恭之世傳孫氏之語紀陸家之系歷非竊

是名也所以重祖也若夫别傳雜記之類以次皆有法式自時作之吏唱迭和不可謂無統主者也

問史之錄實錄也過實則誣失實則漫吾不知其為史也左氏簡以法遷固雖有法而不簡也遷固以次吾無得焉獨歐陽文忠之史史之巨擘者也觀其序云自開平終顯德凡幾年自河北放江南凡幾國自梁祖至周帝凡幾戰及其言貫而不亂蓋其實錄也吾猶有病焉夫文忠之史五代也有所謂忠臣傳者孔子志春秋及

周不及夏商春秋周志也是以夏商無與焉本紀五代而及唐無乃與春秋異旨乎五代有所謂雜傳有所謂傳士二其行固雜矣宜文忠之病此也必不得已吾以漢唐為正其臣且未正也吾姑以正名之五代吾所取正也而曰雜傳曰傳何也先儒謂馮道蓋有道者依世寓迹者也而文忠醜之夫為史而貶有道者以不正為正者以其事為實錄者非誣則漫矣文忠儒宗豈誣漫者乎抑傳之失其真乎或真矣有不可言有不可測願

有以告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黄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九華集卷九

宋 員興宗 撰

策

館職策

夫世所謂三代者聖人有稽焉非聖人之私志也三代之英信可志也葢三代之英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乎身而加乎民而復乎本何以謂之本入事親出事君是也何以謂之教事親孝事君厲是也教本既立天下

雖有高世之智絕倫之勇難角之技亦無得而加焉誠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雖三代之英尤曰未也恐教意之無漸也故我之訓治命族師書其孝弟閭胥書其敬敏州長書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徹也故我之用人自升於家而後鄉自升於鄉而後國恐教意之未成也故我之士至於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則習焉長則安焉彼為孝則盡子道彼為廉則盡臣道兩者備矣然後人倫正人

倫正然後百行正百行正則遠近胥化莫有不出於正矣此其所以為治也當是時雖不以孝設科孝在其中矣雖不以廉設科廉在其中矣傳曰入則視王膳出則輔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親者乃知敬其身者也天下化周公之風六行之教三物之賓天下盡歸孝之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獨周公也人人而師周公也傳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天下化伯夷之風薄夫不貪鄙夫益敦天下盡稽廉之

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獨伯夷也人人而師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師周公人人而師伯夷三代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臣為然也大戴記曰文王內觀民務父子觀其孝慈壯觀廉潔勝其私也淵源以是風俗烏得不厚冠紳烏得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義日以虧北風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醜也列國豪士脫於父母之懷趨於名利之域去親者類亡其親甚

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於繩墨之外不仕於齊則官於楚不嚙其母臂而去衛則射其父命而奔吳其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於白華之作則欲為敝伐檀之刺則貪為敝且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愚不知當時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觀其動結駟聯鞅之徒舒坪闔談天之舌使是身之靡於利猶衆草之靡於風揚揚然昌於貨賄之塗盜金則不恐盜帛則不愧不一見而望賜辟則再見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節如此其廉安

在哉且列國去三代至不遠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繆戾而至於是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則不節性非教化則不成教成矣其孝無有不立制節矣其廉無有不具愚未聞水寒而氷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代如此而列國亡此是以如此其異也茍能益充其道益開其途篤行不難招三代不難及至治不難復事在彊勉而已矣恭惟國家歷聖相授繼繼承承政所先者

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餘薄海內外至於不令而行不言而化豈盡憑三尺哉勸導雍容之力也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時則有若劉温叟以至孝顯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載母授徒奉親偕隱俱見録用若旌清介之吏嚴貪墨之禁祖宗號令無歲無之民德歸厚有自來矣今主上躬於舜孝以風四方參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在列之請察廉之詔分明懇切執事推廣上意詢以孝

廉之設興何所成廢何所由愚謂自周而下歷漢至唐欲觀一世之治亂當察是科之興廢治莫不興興必有所成也亂莫不廢廢必有所由也桓公之為齊區區之國耳嘗以得士為悦非以齊為悦也正月之吉布令於鄉桓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慈孝父母發聞閭里者有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慈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慈使民以勸者有則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謂之亡選桓公之伯雖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於此是尚孝廉之本旨

也況欲為天下者哉及漢之初嚴設是科其所以教人與其所以出令大抵導人以行則無不得拘人以辭則無不失蓋行先實而不浮辭多虛而易惑勸士以言其勸已淺勵士以行其誰自欺故漢武有罷黜百家之實光武有首用卓行之實士皆從而化之非化虛名也行既巳修科既巳設有司又加之以簡拔又重之以薦進又第之以甲乙中世規模漢為休美蓋擇其行則實者無不應應者無不實命其職則所舉即所用所用即所

舉是以此科一設賢才𦍒出此則興之所以成也至於和順之後流為魏晉之末文制雖存不辨名實不嚴格法才者不得進行者不得伸選用混雜衆多輕進當時之謗者曰舉孝廉濁如泥夫水至潔而清泥至濁而汙今指孝廉諸公並於汙濁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楊綰有議旋舉旋停建中有令一議一寢慮有此弊豈獨罷於章帝哉此則廢之所由也執事又謂前世之君其為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基厚則田不薄矣矯人情而教之則無往而當順人情而道之則無往而不當人情莫不欲事親聖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事君聖人必有以勸之世有弗孝弗廉者豈其心之所欲哉流於習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謹其習則猖狂於家汙墨於吏今有人焉隂抵是過或人以古之孝廉者語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格汝之穢習而效古人矣乎聞者於此不赧然見於面則勃然見

於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聖人是以敦其教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愛其親常甚於愛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於尊廉之實則凡被德教者家曾子而户儀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經心也觀漢之詔令丁寧郡國砥礪多士不舉孝者為不奉詔不察廉者為不勝任勸善之意切矣宜乎温舒之才王吉之諫京房之術師丹之議寛饒之勇於是出焉漢之得人雖以數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設科之有得

者也若夫論事之臣則黄瓊增置四科之説賈至庠序推選之説亦宜在所擇也議者又病𠦑以口則恐其遴限以年則恐其拘課牋奏則恐其煩專儒雅則恐其偏如是皆慮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齊猶地産之不齊也地之所産彼有則此無此豐則彼殺善治賦者辨其土宜因其所産責其所賦則地力不窮矣今漢取孝廉乃欲計其口而取士是猶欲混其地而責産也豈理也哉自郡國口二十萬歲舉其一邊郡口一十萬亦舉其一

總之百萬則歳舉五人邊郡又少加焉是則丁鴻之說也鴻陋於識故昧於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遽無人乎乃欲計口百萬而進五士二十萬而進一士何其狹也此犂口之議似未可用也傳曰少成若天性人少而成也則是天與之也鱻之生也墮地則馳鷹之生也暴翼則飛彼物之神駿歳月有不待也觀左雄之議廼欲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甚矣雄之陋也可以人而不如鷹鱻乎當時胡廣之論從而非之郭虔之奏

從而排之以為選舉當不拘年任才當不拘制甘竒著用不待強仕也終賈揚聲亦在弱冠也足以箴雄之膏肓矣不然則終徇雄議計析毫釐上下顧望年齒參差士亦淪棄愚恐項槖不得為聖師顔回不得為聖友矣此限年之制似未可用也志曰身教者從言教者違常人之情溺於所愛憚於所難文辭者衆所共愛徳義者士所最難是以古人於此權其難易信以取人虛辭無實未必用樸詞當理未必違託儒自飾未必智木強有

守未必愚觀其幾微惟善所善故真孝無所隱真廉無所遁上下無所憾矣愚謂文吏課牋奏之說有不必課也恐長虛詞故也儒雅專誦習之說有不必專也恐溺虛名故也茍若好夸斂譽之徒屑屑牋奏誦習之間求之輕浮聽之失實尚其辭則或遺其可重之行達其行則或舉其可棄之人取士如斯竟亦何頼胡廣曰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兩人之意所謂崇本以抑末蓋欲先示人以不可

欺之行則舉者亦不敢為自欺之人其待漢士最不淺矣彼兩人非以口舌為能者也此儒術殘奏似亦未可專用夫以四者俱未可用若治世欲伸而行之莫若反本而示之使之行在言前識在令外足矣或者難曰治世不以道便國不法古一張一弛與時宜之一損一益與世通之井田肉刑此周制也漢不能行者非不欲行也勢不可也夫漢巳不可行周制後世乃欲行漢制乎故取士之法自辟舉而為孝廉自孝廉而更四科自四

科而吏中正自中正而吏門第自門第而吏進士自進士而增諸科名非一也利亦非一又何古之拘況又豪俊之士才滿天下尚多有人晉所舉者或子或讐齊所舉者或販或盜范文子所用七十家者皆貧賤而居阸庳者也若一依是科然後選舉此曹將安所歸不知豪智之姿能執筆而興廉能廬墓而興孝乎此殆不原天下之情故徇一切之議未可信也愚謂不然彼或者紛紛之論所欲尚者才也國家所宜尚者德也且德與才

興而世不察才勝德者止踰於衆人德勝才者遂進爲君子世有進士有門廕有諸科大抵取其文辭之治世習之專動以才勝也素德隱行間有遺者是孝廉之所從講也若夫豪俊之士則非一科目所可維縶也蓋世有善爲漁者知得魚非一目之網也設衆網則無漏魚善取士者知得士非一科之力也張衆科則無遺士誠使衆科備於外孝廉察於内何爲不可哉雖然愚有大慮慮不止此朝廷設科以籠章布網紀在是愚既議之

矣有大科目可以綱紀百官者其敢不議乎近世中書之務類百司百司之務類郡縣且宰相之職進退百官者也今以簿書期務為故間有奇傑之士禁不得伸問之何由則曰彼格之當然也且動如格法一吏部郎事耳進退百官望實俱採道揆者之所為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巳下身不得擇不敢就職况職宰相且漢然者哉主上天日清明臨照在上必能委任大臣大臣亦宜自信事君以人有不可後何直為是凛凛也非特

此也大將之職陞黜偏裨者也古者一將死則一將生
衛霍之門率多列侯子儀之門盡出顯校即其事也近
世不然大將嫉偏裨偏裨嫉士卒有功則不奏既奏亦
不實私其興皂私其子弟是以大將一死則四顧茫然
無復威譽在人耳目私門之託豈不負哉遇風塵之警
則亦望風顧避而已監司之職按察僚吏者也進退既
公人自寡過茍私好惡則私喜怒私喜怒則私發擿故
近世諸路所繩治者或其無辜所當治者或以倖免此

大將監司自參其科目者也然則士夫所當切議豈獨孝廉一事哉昔漢世朝廷有大政必下公卿博士議公卿議善則舍博士而從公卿博士議善則舍公卿而從博士彼博士者秩六百石耳乃得預漢大議何也以其議論通古今疑然動衆心也故元朔之詔曰今執事不興孝不舉廉其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也然則欲舉孝廉而詢及博士所從來遠矣今愚待罪太學秩次博士聖天子不以不肖俾執事躬而策之是以不諱有司

不隱理道庶幾博士之責塞矣區區非獨求干執事之聽借此而干天聽也注而思之舉而行之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忠質文之治策

聖人為萬世慮後世為一時慮萬世之慮何慮也慮治體也昔者愚出入有虞之書愚悦之退而求舜之心稽舜之道而得舜之政彼其起深山而坐致無為何慮深也意者以道寓政以政厚下天下後世至治之體雖欲

不師舜吾恐無如舜之可師也當時稷契皋夔之徒與我共理者其政所可為都為俞其政所否為吁為咈聲嗟氣嘆充滿天下者忠厚氣也五典從則百姓有以親我四門賓則諸侯有以順我讒說殄行既堲之則舉世無以惑我傳稱其無為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至質之體也是以忠質之意已黙寓於舜非獨善其身其善天下蓋不少也然則舜之治體止於忠質而已乎恐不止於忠質已也觀其雍容廟堂造次顛沛之間則有盡於文

而不自已者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時則有欽天之文類帝格祖柴望廵狩時則有祭五祀之文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俟射車服時則有尚賢之文六律五聲八音繪服章十有二時則有禮樂之文其政綢繆委曲節文如此又何文之美也嗚呼求舜之政已默具忠質文之體然後世諸儒不以三者名之天下亦不以三者名之何也蓋元氣兼陰陽而元氣未可指以陰陽名也舜政兼忠質文而舜政未可指以忠質文名也猶與此舜

之所以髙視天下而獨冠也哉舜之後降帝而王其出於政也曉然宜天下顯然而名之也禹之為天下也不矜不伐不侈大於宫室飲食之間此何為也哉忠之體也天下於是名之以忠湯之為天下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敦厚謹重見於政者嚚嚚其未已也此何為也哉質之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質若夫文武周公之為周徹而著詳而盡錯出而不亂宗國五十三吾封之建官三百六十吾用之禮經三百曲禮三千吾制之其意若

曰經緯在我者也一不備則後世其鄙野我乎此文之
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文夫以三王之異異世忠質文之
異尚仰覲唐虞則不足俯視後世則有餘故一體明一
代治後世何可不講也奈何戰國之後天下之政體如
狂瀾之一奔未易東也人皆為一時慮何暇慮後世哉
西京之主尚寛易其弊則諛東京之世尚苦節其弊則
訐髙帝大度豁達文帝寛大長者至於天下末流之弊
白黒不分公孫子張禹孔光之徒低田以茍延歲月漢

緩急不可望也俗諛曰甚漢日危尚寛易之弊可不悲哉光武登庸卓行明帝察慧自高遂使末習之過三君八顧之徒鼓動朝野力為驚世絶俗之行矯異甚矣俗訐日甚東京日衰尚苦節之弊一至此哉然兩漢所尚之過值明主則猶可以振起若夫三國尚詐晉尚浮虚元魏尚夷齊尚兵梁尚空寂陳陋而隋奢無足疏舉者彼其擬兩漢猶且抱愧若稱之三代之時吾知其包羞也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接千載之統紀固足以配舜

而軼三代創業於開寶繼志於雍熙休息於咸平景德隆盛於嘉祐治平既以忠厚惠民愛物復以制度澤天下此盛德世也肆我主上振中興之運體優裕之政躬禮樂之事亦既薰民耳目矣邇者省賦以息民力農以厚下鄉飲以勵俗賞罰以别淑慝皆執事所謂典章明煥風俗醇厚之際也夫風俗醇厚則忠質陶民心典章明煥則文物格民心即默具忠質文之意諸儒未可輕名之也異時致無為之治比德上古何如哉曰宜莫如

舜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學者有公患患於好惡先萌其心是心一萌挾私智以求道漸𡚁於外而忘其真嗚呼好惡真足以𡚁學者哉昔者荀卿好子弓而不好孟子揚雄好孟子而不好荀卿韓愈好荀揚後於王通而不言通則不好也愈之後見於書者則又有不好愈者焉今夫鄉曲之士更千萬人以一能稱一藝名其相待也猶不相忍況如卿如雄

如通如愈天下病無斯人也天下而有斯人宜何如以相好今乃不相悅如是哉甚矣好惡之蔽心也妄指千金為瓦缶則人皆不信彼數子之道皆相合於孔門其可以相輕乎向使數子能寬綽其心如吾夫子曲折為道問萇弘問郯子彼道雖不及已問之不鄙也則必能抑六經黜百子以全天地至一之氣是無他也好惡外忘則道真內白矣昔者國家右文之盛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以所長經緯吾道務鳴其善

鳴者也程師友於康節邵公蘇師友於參政歐陽公王同志於南豐曾公考其淵源皆有所長不可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數誠能道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數充為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惟聖天子深知其蔽是以破學者好惡之心而盡除其禁使惟是之從惟道之明學者之幸也抑嘗有楚人修第之說聞執事者乎

楚人之子有第二區長則甲所建次則乙所建規模不同而歲久將敝或曰不必憂也君宜合二第可用之材併而為一區若居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也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即楚人合二第之義也執事學識淵奥必有折衷於斯矣

孔子生死策

古書之真偽是非其相半乎其說有所不可信而諸儒

有所不敢廢蓋從其不可信而廢之天下之書不勝其廢矣是故君子於此不廢也而况聖人生死之際其道神其經存萬世輕重之繫與昔者愚聞之梁臧孝緒曰孔子以庚子生孝緒似焉後卒以儒自鳴雖不敢擬夫子而生乎夫子之日何其類也况夫子以庚子生其事見於書乎愚有以知夫子之生之異也吾觀孝經傳曰孔子之卒魯麟至焉百獸號焉雖不足以兆夫子之亡而亦其異也而况夫子之死且志於經乎愚有以知夫

子之死之怪也夫子之生如此之異也死如此之怪也非若巫瞽幻誕恍惚其不經也蓋夫子為人且聖於人豈死生不異人乎哉茲承執事以孔子生死之説執三傳之所以失愚請列之執事以折諸理其事雖若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春秋之書魯書也而諸儒以為仲尼之書也獲麟之前孔子之生仲尼不書於經仲尼如自書其生仲尼乃自私邪故經之不書孔子生左氏解經耳亦安得而書之獲麟之後左氏所續之經也董

仲舒曰左氏續經以宗聖人為事不書其師之卒則孟子所謂子背子之師也左氏安得不書其卒乎此左氏不可廢也公穀之傳傳乎經也仲尼絶筆則無經無經則二子無解也公穀後經二年獨書其卒不幾於贅乎公穀之不書卒則傳體也此公穀不可廢也故左氏書其卒公穀書其生其得經傳之體乎傳所以尊經尊經必有以貴之書子貴之至也續經所以尚法尚法則必有以嚴之死書名嚴之至也此三傳雖若不可信亦不

可廢也何休曰是歲巳卯尊之故詳之穀書日不書月豈十月乎蓋穀梁不詳其月因不書月則其謹也虞翻謂春秋凡不書月其事不詳也穀梁豈亦不詳其事乎王肅謂中月則月中也鄭玄謂中月者踰月也意者生於是月中如王說乎或者如鄭說死於踰月未可知也此穀梁又不可廢也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五月十二日巳丑必有一誤夫古書如是蓋多矣堯以甲申生辛巳死皇覽曰非辛巳乃辛未也舜以甲子生癸亥死

皇甫謐曰非癸亥乃癸卯也堯舜如是安知仲尼終以乙丑非己丑乎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為此事也此又杜預之言不可廢也太史遷曰韋編三絶計夫子之年則六十三之後七十三之前蓋云老矣夫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之遲甚可怪也凡遷之說不可信有端矣書曰舜三十登庸遷曰舜五十登用耳秦之謚曰穆公遷曰非穆乃繆也不知舜之年秦之謚安知孔子繫易之時乎雖然聖人有取於太史或有牴牾其他實錄也此

其說雖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孔子死生之說古書之不僞有所不可信而愚不敢廢者蓋互見其得失雖存之無傷也韓退之自謂識古書之真僞雖不至焉者白黒分矣幸得執事辯其白黒豈不盛與

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於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於時也一代之文開於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為穆修穆修傳於尹洙尹洙傳於先正

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於歐陽不知歐陽之本承於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為無陳而無以為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為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為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百五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

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常
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
夷碣爲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爲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爲
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
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
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
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
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于識子昂窮於權窮

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

知興宗何所本也謹識于此以訂訛云

第八頁後六行　案鄭阿原本訛作鄧阿今据漢書胡廣傳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

宋 員興宗 撰

策

舜九官與孔子門人其道異同策

東方朔何人也似儒非儒大言無當者也武帝甞謂今時何如而朔之指意以為天下已安已治矣誠得周名為宰相孔子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益為右扶風伯夷為京兆稷為大司農則無愈于今世矣嗚呼陋矣朔

之為言也堯舜之君未嘗借才異世然皐夔稷契未嘗不用孔子髙弟葢世未嘗無材而顏閔游夏未嘗或用因其出之時占其道之用不用此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何必借才異世言大而夸哉故愚謂武帝非善問朔非善對今執事舉禹稷之徒所以用由求之所以不用疑于夫子舜禹荅問之間借此可以議聖賢之同道也葢人才嘗起于用伏于不用夫子賢于堯舜則門人必不愧于皐夔堯舜即夫子之得志者門人即皐夔之不

用者然由也求也赤也夫子多抑之益也契也禹也堯
舜多信之蓋舜之所以信二三臣者信其政之所可至
夫子所抑二三子者抑其道之所未至蓋德政易行故
彼有顯政至道難一此未必盡道其是之謂乎昔者孟
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則回之得志亦一禹也唐沈雲卿
曰齊畏衛不過蒲以子路故也沈謂仲由有格苗民之
德然則仲由之得志亦猶益也若夫龍之出納朕命亦
赤之可以與賓客言也是則顏淵不媿于禹仲由庶幾

于益公西華亦可以為龍也其比二三子得志以充其用者豈媿虞廷哉執事其必有以明之矣嗚呼宫之奇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彼二三臣智于虞廷此二三子愚于孔門亦獨奈何哉故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徒羞稱五伯惜其仕非堯舜也噫夜光之璧暗投則懼中流失舵一壺千金嘗試以是思之則得矣

曾子不與十哲陳平不與三傑策

人各有品也雖然聖人無意于品人道德勳名之士亦無意于求人之品者我無意于品人彼無意于求人之品故賢者識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亦勉其不及而自附于大各識道德勳名而已矣雖然聖人如或有言若品其人非故言也其言觸焉而得也觸焉而得其言不詳故可取者或不入其品李德裕之言曰陳蔡之言十哲之事其仲尼一時之言乎學道之深虛一而静如曾子者或不與也曾子不與十哲其哲不止于十明矣況

孟子止稱其五乎先正王安石曰高祖之言三傑之事其容未至乎深于智而明于權如陳平者或不與也陳平不與三傑漢傑非止于三明矣是宜班固增而六哉然則所以為哲所以為傑仲尼高帝非止舉其十舉其三也蓋一時之言觸馬而得也仲尼高帝非有心于品人十哲三傑非有意于求人之品者各勉其道德勳名而已若夫馬援不與諸將之一猶曾子不與四科之一也非實不至也劉孝孫可與學士之選猶陳平可造三

傑之選也非智不及也嗚呼豪傑之士始若不可遺而聖人之言或遺之近乎少恩矣雖然聖人觸馬而言也故孟子言二老而不及閎夭書言三后而不及臯陶語言四友而不及閎損至若十亂則雖婦人或與也聖人皆示之無心觸馬而言也聖人豈止稱其才使之自暴抑其才使之自棄哉故正道而論之

考績薦舉策

天下無不獘之法法而無獘不在法也在所以用之也

考績之法名考績也其實任法之術也薦舉之法名薦舉也其實任人之法也三載而考之三考而黜陟隨之鯀以是殛禹以是興臯䕫稷契以是安其位此唐虞以是進退百執事也後世盖有做是以為法者矣京房為之格于權臣左雄為之格于縣官其有突然行之者則亦虛立殿最不核名實而于進退羣吏卒不能大有益也夫考績貴夫實也而後世不求諸其實吾盖不貴之矣况復言之而不行哉人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非考

績之罪也舜命共工僉曰垂舜命典禮僉曰伯夷此唐虞所以為公舉也後世蓋有相舉之法矣賕賄則得之故雖英豪奇傑而貧賤為累者不獲于舉也上之人至于法以防之其得人者又未必賞其妄舉者又未必罰其于進退英傑終不能為國輕重也夫薦舉古之美事也至于驅之以賞罰吾蓋羞稱之矣况乎賞罰之不能必哉人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非薦舉之罪也昔漢宣帝之為君其課吏殿最之法初若未甚詳密然京兆尹

以能除盜賊用潁川太守以能擊搏豪傑用吏有善治
褒賞隨之而贓汙不職誅死者亦比比也故宣帝之治
皆摠核名實之力人君不能皆宣帝也則考績之弊無
惑也祁奚之舉解狐舉伯華舉祁午也在讎不為偽在
友不為黨在子不為比故君子稱祁奚能舉善然則祁
奚亦公其心而已矣人臣不能皆祁奚也則薦舉之弊
無惑也請以所見言之守令之職民之所以休戚而國
之所以治亂也今為縣者未能墾田而曰田墾未能勸

農而曰農勸未能止獄訟而曰獄訟息率一一書之及將去官侯于其上者亦以次保之既而上之吏部視之以為考其書中下者盖無幾也自令而上之官大抵皆為令所為然則吏部所視者果以為實耶徒以為文具而已吾見今日考績之法獘于欺罔而莫之或知也士自入官不以舉不升朝法固然也而舉不以公者多矣非父兄在職則不舉非賂遺越常則不舉甚者舉削一及則終身為舉者之役吏部一按其舉官之數而遷之

而不知其舉之本若是也是今日薦舉之法弊於不公而莫之或知也今欲去考績之弊則莫若嚴舉者之罰而謹書考之格今欲去薦舉之弊則莫若名所舉之事而嚴失舉之罰茲二弊者既去非徒得人而已實太平之原也若漢之議鑄錢葢取太學生議鄭人不毁鄉校亦欲聞執政得失國家學校非徒設也亦有望也先生其進是言

義命策

人之言曰晏大夫平仲其列國知命之士乎平仲之知命也國有道則順命非道則衡命然則不知命無以為晏平仲也愚曰不然是不知晏大夫耶夫因義以違命然後知命此吾見晏子之大也如不知義違命何為又曰肥相國其戰國尚義之士乎敬君而守義義在與在義亡與亡不義不親無以見肥君也愚曰不然是烏知肥相國耶夫順命以守義然後知義此吾見肥君之大也如其專義于命何益嗚呼因義以知命順命以行義

古之士于此亦一之而已矣是未可異也秦漢以還薦紳士大夫不自義命之本泝之獘流于末也是故勢不可仕或仕之不可死則亦未嘗不死也嗚呼以是為義其亦末矣故一觸其間有感衆以自剄也聞車鳴以自劾也上書而列黨與也流血而佑倿臣也此尚義而不知命此之謂逆天也若夫任命而流放則士之過特甚嗚呼以是為知命抑其末也故顛倒錯亂有口而不能言財利也手不能執珠玉也舉臆而效驢鳴也被髪

而更狗賣也是任命而不識義是之謂廢人矣嗚呼自聖人觀之兩者胥失矣悖天者其罪誅廢人者其罪亦誅後之士如更其二而貫其一庶可免矣聖人又何誅焉雖然義命之大五經宜志而志者蓋鮮焉曰五經非畧也難言也大言則學者不信小言則學者不畏雖然經亦畧言之矣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君子不可不順命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君子不可不違命也觀乎此亦可以知命之說矣而況五經列義之多乎雖然

夫子之罕言何也是使學者行義以達命非欲任命也揚雄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雄豈專命耶亦豈專義耶

柳宗元非國語策

自見其可以言而言五經之言也未可以言而或列之言諸子之言也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衆人之言也五經之言千一而過乎曰五經烏免哉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詩言過也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易言

過也書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書言過也禮云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禮言過也下斯觀之賢言之失可知也荀卿曰禮以起偽也性以起信也禮性之辯卿烏知之韓愈曰墨子不異孔子也孔子不異墨子也孔墨之辯愈烏知之夫以聖言聖以賢言賢其失如是之甚也而況國語乎國語丘明所著之書也丘明之書上不至聖而下愈于賢抑在聖賢之間乎雖然丘明之文其事則覈其文則濫濫則多淫多淫則多失是固當也後之

士不伺其失而攻之柳宗元獨識之誠得間矣今而觀其事如周王滅密之說曰小醜備物宜獻之王子厚曰雖獻之王王而受之不可謂德鉏麑觸槐之說曰見其假寐不忍殺也子厚曰如其不寐則殺之矣不可謂義虢公禋神之說曰聽國于神不亡何待子厚曰聽而亡不可謂信晉侯得塊之說曰舅犯進塊晉侯以興子厚曰楚人進塊楚何以亡不可謂訓子厚之于國語連揞拄之如此子厚非固誕之也後之讀子厚之辭宜勿易

此矣或曰司馬遷採國語以著書董仲舒採國語以命文劉向撫國語以益說死國語何負于學者學者顧憎之子厚何淺也曰是固子厚之所忽也子厚之論貞符自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未有能貫其說也則國語之病子厚其能默然已乎噫使天不生子厚于貞元之間則唐之士美而言之其罪皆可覓鉗矣

寛財賦策

古者因事而用財因財以濟事其始取財也度其事而

取也故無溢取其終用財也度其財而後用故無過用取之不溢也用之不過也是三代之政也故有覦民意而後得財財得而民心無不得也自秦而至于漢自漢至于魏于隋于唐皆知取財矣而不知所以取也漢獨營田為是既行之而復廢之隋獨義倉為是既用之而復難之唐獨租庸調為是既行之而復易之方其謀取財也汗漫而不堅其謀是故謀財不一故無定取取則無常故無定用宜百官倉廩不實不充而遂至不給

也嗚呼芻秣素具則馬自充馬之所以不充者害馬者
未去而已矣財用徧取則財宜給財之所以不給者蠹財
者未去而已矣此漢魏隋唐紛紛徒為制度所以不知
其獘而坐受其獘也恭惟主上愛養元元惠顧天下民
有不便輒弛以便民見於詔令者減月俸于江浙也除
布估於廣西也蠲稅租於荆揚也裁軍冗於全蜀也而
又編戶口之傜役而又減大家之屋直是誠何心哉心
乎天下而戒盛世之蠹財而已矣

天與商周以相伊吕策

天無職也代天之職莫如君君無職也人君之職論予一相一相論而君治舉君治舉而天意得矣昔者三代之盛天之相者莫如商周商周之相莫如伊吕伊吕之歸二君也春秋蓋高矣可以無出也然一旦而出既出而用伊舍其耒吕投其鉤何也天意欲興商周則二老所不得辭也故伊尹自度可以興商商可以用我是以相之不疑也太公自度可以興周周可以相我是故輔

之不憚也然則二代之所以相者乃二代之所以興也或載祀六百或卜世三十豈不在于伊呂之相歟

周公禮樂策

禮樂之本在君臣也禮樂得人則興不興則散非其人而興之則妄古之人未嘗不興既興而不至于妄何也以其盡君臣之懿也三代之間孰知之成王周公知之方天保未定周公拒于水火之中饑者求食渴者求飲不得者求得周公憂此之不暇而暇憂禮樂哉及其海

内寢治荼毒之民化為王民不得是二物而一新之則君臣之才何以自見于後世也故天下有禮樂至成王周公而後講其經禮三百而曲禮三千掌樂數十而官樂數百五服之侯和音在耳玉帛在庭而駿奔走在廟凡以禮樂故也使周公舍治世不興而待後世則成王所以望公者何如而公迺如此也春秋之後列國于周有兵有刑有地而周獨有尊者以存公之禮樂也然則周公禮樂淵源遠矣

夷齊策

躬萬世之大烈者不計一世之議已也知可出而出知可去而去凡吾之去就所以訓天下之義也天下嚣嚣而言於此雖言何傷盖天下之勢固有可留而去則罪在于不留有可去而留則罪在于不去君子于此必取中焉吾果安取哉取于義也昔者伯夷叔齊之來自東也觀諸侯之不足有為也日夜而推之信矣西伯之德之純其可王也而不自王則信其可與處也于是焉而

歸之且始吾知之而來非刼而來也又從而去吾何辭於天下天下其以我為太矯也故既往之而遂安之惜也往日降而武王守之不真也知以周取商而不知商之不可以我取也悻悻然見于辭曰昔文考以是而遺我天下以是而許我我起而赴之斯可以無愧焉彼兩人如起而徇此亦許之以為宜則後世果以斯人為何如人耶

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魚不畏網而畏鶵䳆鶵䳆有情而網無情也然卒所以得魚有以網而得者有以餌而致者有以樂而斃者漁之之術多矣然魚猶脫于淵豈無逸魚哉取士亦猶是也有以德行而招者以詩賦而取者以經義而求者取之之術富矣然士猶怨于野豈無遺士哉故觀水者有以魚不竭而譏漁人觀國者有以士不盡而譏有司皆觀其末之過也盍亦反其本乎今執事之病下多遺才所以考人不以數與夫請託濫冒等徧以疏舉愚謂此數者士苟能正其本

斯弊可免也何謂本上觀士之所以養以取士士充其所養以報之漢郡國舉孝廉夫豈限以數哉令有司考以數而士驟得失則漢意可師也唐士羣至有司之門有司不禁而多得公望夫何畏請託員半千八科皆中張鷟萬選青錢才實為上夫何畏濫冒令有司懼請託士多濫冒則唐意可師也比者朝家戒勵丁寧乃勉士以所養之意也然郡縣之學猶有聚衣冠爭飯腹斯亦可愧矣哉昔郭代公莅太學捐四十萬畀人而不吝令諸生爭飯腹而不愧

嗚呼聞郭代公之風可少懲矣

古器圖書策

天之付帝王付以道帝王付後世付以迹迹之傳易傳于天下而帝王之心其法安可傳哉雖然其迹不廢使天下後世因此迹而求此心則帝王之心庶幾在此也且三代之降其言有書其書有載有簡有札有篆有隷有書有刻後書大書凡為迹異所以託迹則不異也當世見之故無不傳秦之篆唐得之後世傳之故無不信

此所以久而又久也昔舜之典隋得之周之鼎漢得之魏之書汲冢得之下至岱山之書嶧嶧之字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既好之無不求求之無不得也雖彼秦漢之下所以求者止于迹而已不能觀此迹而求此心也其物雖貴其好雖篤然帝王千載心迹之託乃取為一時耳目之玩是何理也然則古文字書什碑斷刻後世求之帝王之餘者宜不徒在玩好之間盖因好而求迹則求之淺因迹而求心則求之深後之盡此者其惟

聖乎

皇帝王伯策

聖人之道寧無經而合于經不可執經而亂大義非不知經不知道也道者經之本皇帝之經效而伯則其淺也昔者聖人其帝五帝也其王三王也未有五經之言五經之效著矣斯無經而合于經也秦漢而下則執經而亂大義也其獘皆起于不知經與知之而不深或知而入于異端也漢四百年可謂久矣可稱者文帝也而

黄老亂之可稱者宣帝也而伯道雜之其後若元帝雖通經而泥于經漢氏衰矣此執經而亂大義也章帝成帝猶元帝也故漢無可稱帝王之效何有哉唐三百年可謂久矣太宗可稱也而惑辭章元宗可稱也而惑莊老文宗于唐猶元帝于漢也肅宗代宗猶文宗也此執經而亂大義帝王之效何有哉故二代之弊皆起于不知經知之不深而流入于異端也嗚呼五帝三王雖無五經而有經之效愚以此不為無經也兩漢之君雖務

通經而無經之效于經無益也皇帝三王之道何自至哉若夫晉宋隋魏南北之君一話一言流入詞章兩漢罪人也憖德多矣傳曰六經之文積案盈箱俱是風雲文衰如此何暇經乎故宋明梁武宋文周武魏文陳後帝隋文帝其名知經者亦知章句也潔靜精微之于易温柔敦厚之于詩疏通知遠之于書經紀治亂于禮于樂于春秋可知而不知也皇帝王之道求之于此斯妄也矣嗚呼其父愛盜其子必且行刼彼時君執經而亂

大義其臣為章句之儒何怪乎雖然公卿大夫則有矣愚傷其不多且傷其不用也漢有賈誼唐有陸贄其言六經之效非執經而亂大義也故陸贄辯于誼誼之術則王術也傳曰賈生言堯舜陸贄言仁義非帝王之道何自出哉此相望孔孟更駕合轍也或曰孔子所盡心春秋易也孟子所長則詩書也孔子千里問禮于周學樂于弘孔子于他經豈容易哉如以孔子盡心于一經則行在孝經者二經又非孝經之行矣如此其安乎若

軻之長則無所不長也而止云詩書彼軻長於譬喻亦盡出于詩書乎此諸儒之說執經而亂大義也故失之誣失之愚失之賊非聖人之經失也解經者之失也愚斷之曰執經而亂大義也不知經者也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詩書遺逸策

汲冢之書何書也曰逸書也補亡之詩何詩也曰續詩也二書何取焉其怪可惡愚何取焉汲冢之言曰伊尹

之去商老矣非老于商也文王受命矣文王稱王也伊陟之相矣以太甲憫之也伊尹之不見用文王遂稱王伊陟見憫于太甲此聖人之言乎書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美孝德也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美衆感也孝之至則贊天地感動植采蘭而止被幽薄不被萬世取喻小矣此聖人之詩乎詩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詩書喜正而諸儒愚誣獨奈何哉故秦漢唐學士解經則無惑矣

一曰書者如也如其義也一曰書者舒也謂舒緩也一曰書者庶也其事衆也書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解經則陋矣曰詩者所以至也志詩者名之謡也詩者志之所之也詩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今執事之疑正所謂前亡而後存前詳而後畧此傳失其本經傳之不及也孔子得帝魁書二千一百二十七篇去一百二十篇十八篇則中候也二篇逸矣孔子所得者百篇而已伏生之記百篇之中二十九篇而已彼春秋所言之一

篇其在百篇之間乎執事謂揚雄之無酒誥今有之何也愚謂雄非安人不足怪也泰誓漢有之而失于晉舜曲漢有之而失于梁得泰誓于河内得舜典于姚方興彼兩篇失之晉失之梁安知此二篇不失之漢乎今復有舜典有泰誓然則有酒誥何足怪也執事謂丘明載逸詩五篇愚以為丘明載此盖多矣何特五篇也淑慎爾止一也周道二也翹翹車乘三也逸詩三千宜其載之多也彼祈招則女子之事司馬非博識而能吐口乎

執事謂地平天成以次皆今文也先儒以為逸書先儒
不知耶愚以為指有為無猶可言指無為有不可恕也
劉歆論泰誓而及五馬所謂越若來也甲子咸劉也丙
午建師也載俘在亳也征是三朡也執事惡其以有為
無愚惡其以無為有也執事謂君牙為君雅譏先儒之
誣凡六條此諸儒喜誣也甚則曰旅獒非獒乃豪也九
丘非丘乃州也南交者交趾也嵎夷者嵎鐵也昧谷為
昧柳心腹肺腸為肺陽如此其甚矣愚獨奈何哉夫商

得者十三篇而失其七失之大半其章不同可知也虞書為夏周為商夏侯歐陽馬融聚訟盖久矣康成為近也曰虞夏同科商周並文得不謂之然乎雖然諸儒喜誣而愚喜正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盖其謹也若夫位天地育萬物此詩之用書之用詩書道之府也執事盡唱焉愚頋執事黜其委瑣者斯不膠者卓矣

漢治迹策

朝廷自有體天下自有勢知體知勢治之由也朝廷之

間可以猛可以寛也是體也天下之大可與興可與弱也是勢也故君人者正朝廷以正四方四方正天下畢正矣何則知體勢所在也盖自秦而漢天下未甞無勢高帝之興天下之勢在天下惠文之間天下之勢在侯國宣元之時天下之勢在外家凡天下之勢迭變者四至多變也而漢君不知漢臣不議也方文帝之興有賈生者欲削侯國興禮教改正朔誼雖言之帝雖知之斯天下之勢可謂明也然絳侯灌將軍漢氏之所頼以興

者老成之人也而誼欲廢之惜乎誼見天下之勢而闇朝廷之體非知治體者也景帝之興朝廷又安羣臣皆狃于故習者也晁氏者欲尚威武論兵刑錯在當時得朝廷之體至熟悉也然七國不至於必叛錯趣之叛既叛而不能安之高卧京師惜乎錯見朝廷之體不見天下之勢此非知勢者也然則體勢所在不得其原不知其流此漢二百年之治辨質之臣雖在晁賈然吾猶有憾也

易策

諸儒無心於議易然後可以通易蓋易可以形解不可以言遇也其失也則惑之惑之終失之漢魏諸儒坐此也夫何故鄭元惑於文王肅惑於義蜀才惑於怪虞翻惑於數馬融王勃陸長源關子明陳史皆有言言皆有惑也吾不知諸儒不能意遇而今乃且嚚乎三傳作而春秋散諸儒言而易不作乎執事令乃以卦象取類之意不信諸儒而質之經斯豈徒言也吾不得而質聖人

抑請臆之執事所謂有為馬為牛為龍為雉於物有配也於身有類也夫至健莫如乾乾健而動也馬動非健乎至順莫如坤坤順而任重也牛任重非順乎潛動而變於陰震變陰者也而龍善變離者中柔中柔者外文也而雉外文茲四卦於物有配也其四可知也乾為首首人之上乾物之上也坤為腹腹有去坤亦有去也震為足在下也動之象也離為目有明也麗之象也於身有類也其四可知也嗚呼易本無位俄而有位矣有位

而後有滋有數而後有配自然之解也諸儒欲大之而流於旁說過當之論譬之條教始主於寬主於仁而後千機百穽如此之衆何者其罪始於多目也然則諸儒於易慎無容易多誇耶